



李泽厚

李泽厚对话集  
八十年代

中华书局

李泽厚对话集

八十年代



李泽厚

1984

# 李泽厚对话集

八十年代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a long horizontal stroke followed by the characters '李泽厚' (Li Zehou)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中華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 / 李泽厚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8

ISBN 978 - 7 - 101- 10323 - 6

I. 李… II. 李… III. 哲学 - 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4)第 166982 号

- 
- 书 名 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  
著 者 李泽厚  
责任编辑 陈 洁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¼ 插页 6 字数 165 千字
-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10323 - 6  
定 价 29.00 元
-



80 年代的李泽厚。



80年代美学热是社会苏醒的符号——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在1980年6月8日于云南昆明召开，朱光潜、李泽厚、周来祥、刘纲纪、杨辛、伍蠡甫等著名学者与席。



谈笑风生，超越时空，流溢而出——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时与伍蠡甫、朱光潜、洪毅然合影（右一、右二、左一），李说：“俱往矣，但愿新星灿烂于明天。”



斗室之内，方寸书桌之上，思想灿烂若辰——80年代李氏夫妇于家中，《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三部《思想史论》均在李泽厚身旁的小书桌上写就，床则作摊资料、书籍用。



80年代李泽厚与林毓生合照。林提出了“创造性转化”，李则提出了“转换性创造”。



初出茅庐之华彩文章——左为李泽厚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文史哲》1955年第2期）；右为改革开放后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严复》（《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



## 序

承中华书局雅意，得此合编《对话集》。说明三点：

一、均系发表过的答问、访谈、对话，未加改动。标题为原编者所拟，亦不变更。

二、《与刘再复对话》，未能全部收入，收入者亦多删削，原因“你懂的”。同此，各卷被删削处不再恢复。

三、《哲学登场》两本合为一册，《附录》略有迁移增补。

覆瓿旧谈，居然再现，重复唠叨，应属可厌；耄耋之年，无力再练，留此印痕，或为纪念？

谢谢编辑申作宏先生。



2014年3月于科州博城

# 《李泽厚对话集》

李泽厚 著

《李泽厚对话集·八十年代》

《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

《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一）》

《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二）》

《李泽厚对话集·浮生论学》

《李泽厚对话集·与刘再复对谈》

《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

## 目 录

美学热与学术研究（1978—1985）	1
关于技术美学的答问（1985）	17
文化热与学术多元化（1986）	22
文学研究视角及其他（1986）	42
封建尘垢阻挠社会前进（1986）	46
精读大师，潜移默化（1986）	56
中国现在更需要理性（1987）	59
关于“文化”问题的问答（1987）	65
我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1987）	75
静悄悄地工作（1987）	79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性的（1987）	90
单靠道德建设不了社会（1987）	100
先有法律，才有民主（1987）	104
新加坡的成功与新儒学（1988）	106
关于《美的历程》的对谈录（1988）	114
把文学比拟于地球，我很难理解（1988）	122
礼乐远古已有，非孔孟所创造（1988）	127
谈男欢女爱（1988）	129
文化传统人人有份（1988）	135
关于“改良与革命”答记者问（1988）	138

思想启蒙与反传统（1988）	140
“新权威主义”与现代化（1989）	145
“我也狂热过”（1989）	149
“五四”回眸70年（1989）	153
“五四”的是是非非（1989）	168
美学答问（1989）	189
中国需要“语言的洗礼”（1989）	206
语言的迷宫及其他（1989）	212
现代心态是具有多元的、宽容的精神（1989）	220

# 美学热与学术研究

——答记者问

**记者：**当前关心美学和对美学问题进行探讨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说是出现了一股“美学热”。你对这股“美学热”如何看？

**李泽厚**（下简称“李”）：1949年以来，“美学热”出现了两次，50年代美学讨论算一次，现在算一次。1949年前美学并不是热门，搞美学的人不多，除了朱光潜先生的两本书（《文艺心理学》、《谈美》）以外，真正能起到广泛影响的美学书很少。1949年后，50年代中期，由批评朱先生的美学观开始，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形成了好几个学派，影响很大。现在搞美学的中年人那时还是青年，他们大都是通过那场讨论，产生了兴趣，以后选择了美学的。现在的“美学热”从某种程度说，是50年代那股“美学热”的继续和发展。当然，历史条件并不一样。

**记者：**你认为，50年代的那股“美学热”与现在的“美学热”，有没有带规律性的东西？

**李：**那当然有。任何学术文化的繁荣，都可以从当时的经济、政治、心理的状况中找到原因。50年代中期，我们的经

济状况还是不错的，人的精神面貌也很好。记得马克思说过，穷困的人是没有心思去看戏的。当时虽说不上富，但比起1949年前好多了。50年代中期那股“美学热”是不是与当时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局面有关系？另外，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各种不同学术意见都可以发表。那时的“美学热”也可以说是“双百”方针的成果。

从50年代的那场美学讨论中可以得出一条很宝贵的经验。解放以来有很多次学术讨论，总是开始时宣称执行“双百”方针，结果大多数讨论都变成了政治批判，只有美学没有搞成这个局面。尽管在讨论中也互相说对方是唯心主义甚至修正主义，但没搞成政治批判。那场美学讨论基本上是三种观点，现在也还是三种观点，谁也没有说服谁。如果当时一定要以哪种意见统一天下，就没有什么“美学热”了。这倒是一条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目前美学研究又是一个热潮，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十年内乱”，丑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以丑为美的现象太多了，一些野蛮的、愚蠢的、原始的行为也被说成是革命的，给人们的教训太深了。也大概是这场浩劫把美与丑的问题搞得很乱，这样，寻求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就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这中间，有些青年告诉我，他们是为了追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而对美学有兴趣，来研究美学的。第二，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引起大家对美学的兴趣。积30年的经验教训，现在大家普遍感到，文学艺术要提高质量，要发展，要引人入胜，要群众愿意看，不从审美的角度去探索它的规律是不行的。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真正站得住脚的还是艺术上成功的作品，美的作品。第三，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近两

年来，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人们不只求吃饱穿暖，而且日益讲究穿得美一点，吃得好一点，多添点家具服饰，养点花鸟，把室内外环境弄好一点，等等。这样，日常生活中美的问题突出了，“喇叭裤”、“蛤蟆镜”到底美不美等等问题，也突出了。例如现在做家具买家具很普遍，人们不仅要考虑实用，还要考虑美不美的问题。所以现在这股“美学热”不是偶然的现象，是有原因和意义的。

**记者：**谈到精神文明，你能否谈谈当前正在开展的“五讲四美”活动的意义和它今后发展的趋势？

**李：**上面我其实已谈到了这个问题。“五讲四美”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它不只是美学的，很大部分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是要在一定的形式中得到表现的。美在形式，但又超乎形式。“五讲四美”中一些伦理的、政治的内容要通过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美学上的东西了。

“五讲四美”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步骤，需要长期坚持，它不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往往是短时期的。“五讲四美”在实践中也会不断地充实内容，向前发展。

**记者：**现在有学者提出，要将文学批评提高到美学批评的高度，你能说说文学批评与美学批评的区别吗？

**李：**我觉得美学批评与当前的文学批评的最大区别是：美学批评是从审美经验、审美感受出发的。读一个作品，欣赏一幅画或一出戏，你的情绪是怎样的？是高兴、悲伤、喜悦、愤怒，还是悲伤中夹有喜悦，高兴中又有愤怒？……它们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如此等等。从这些具体审美感受出发，分析、研究、评价作品，探讨它何以有这种艺术感染力，它的艺术魅力与它的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环境描写关系如

何，这种批评就是美学批评。这种美学批评跟现在好些文艺批评，只讲讲情节、人物、结构、主题等等大不相同。

**记者：**你是主张实践观点的美学的，你能谈谈实践观点美学的主要点吗？

**李：**从哲学上说，有两个要点，一是实践，二是自然人化，这两点当然又是一回事。首先，“实践”这个概念国内外都很流行，但它的确切含义并不十分清楚。

我认为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实践。动物喝水，人也喝水，可是动物性的活动不能叫实践，人的活动之所以叫实践，根本的就在于人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人是通过工具来征服自然的。这是从猿到人的转折点。马克思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是基于对实践的这种理解来谈自然人化的。自然人化是美的根源，但自然人化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自然人化，是通过劳动使自然物发生改变的，比如，种一株果树，修一条公路；还有一种自然人化就是人和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变。这部分自然，虽然人没有加工过，但它和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也是人化。物质生产越发展，人类社会越进步，自然对人就越没有害处，就越成为人化的自然，也越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所以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倒对那些荒凉的、与人无关甚或有害的自然物和不规则的奇形怪状的自然形式美更感兴趣。所以，我总强调自然的人化是一种历史学的观念，它是一个历史的尺度。这就是说，谈自然人化要从整个人类来看，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不能简单、狭隘地来理解“人化”。

**记者：**朱光潜先生也谈实践观点的美学，你能谈谈你的美学观点与他的美学观点有什么区别吗？



李：朱先生是我国美学界的老前辈，对他我是很尊敬的，这些年我跟朱先生都讲自然人化，都讲实践，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我的观点与朱先生的观点合流了，其实，我跟他的区别是很清楚的。只要看看我1962年发表的《美学三题议》（这篇文章可说是我最主要的美学论文，收在《美学问题讨论集》第六集和我的《美学论集》中）就可以了。概括地说，我跟朱先生的分歧是：我把物质生产看成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把它与人的其他活动（如艺术实践活动）作了一定的区别。而朱先生却把物质生产活动与艺术生产活动混为一体。他是运用移情说来解释自然人化的，即认为自然是人的认识对象、情感对象，人认识了或情感表达了，对象也就人化了。这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人化，但不是马克思讲的人化，马克思讲的人化是客观物质实践的成果，朱先生讲的人化是主观情感作用的成果。所以，朱先生最近出版的《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还是说美感产生美，没有美感就没有美。虽然朱先生在论述时前面加了个“实践”，但后面的论述基本还是原来的。我跟朱先生的分歧还是《美学三题议》中所谈的分歧。

顺便说一下，我更重视康德的美学，朱先生也许更重视黑格尔的美学。一般都认为马克思的美学继承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美学，而我更重视的是康德—席勒—马克思这样一条线索。我以为席勒很接近马克思，当然他没有唯物史观（即实践观点）这个根本基础。

记者：你现在很少发表美学论文，却倾注很大精力一手抓《中国美学史》的编写工作，一手组织中青年大力翻译、介绍现代西方有影响的美学名著。那么，关于美学这一学科的建设你有什么设想？你认为该怎样才能使我国的美学研究走上一条